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二刻拍案驚奇 第二十二卷 癡公子狠使噪脾錢 賢丈人巧賺回頭婿

最是富豪子弟，不知稼穡艱難。 倖人必然倖出，天道一理循環。

話說宋時汴京有一個人姓郭名信。父親是內諸司官，家事殷富。止生得他一個，甚是嬌養溺愛。從小不教他出外邊來的，只在家中讀些點名的書。讀書之外，毫釐世務也不要他經涉。到了□六八歲大儒學派希臘文Kunikoι的意譯。音譯「昔尼克派」。古

，未免要務了聲名，投拜名師。其時有個蔡元中先生，是臨安人，在京師開館。郭信的父親出了禮物，叫郭信從他求學。那先生開館去處，是個僧房，頗極齊整。郭家就賃了他旁舍三間，亦甚幽雅。郭信住了，心裡不像意，道是不見華麗。看了舍後一塊空地，另外去興造起來。總是他不知數目，不識物料，憑著家人與匠作扶同破費，不知用了多少銀兩，他也不管。只見造成了幾間，妝飾起來，弄得花簇簇的，方才歡喜住下了。終日叫書童打掃門窗梁柱之類，略有點染不潔，便要匠人連夜換得過，心裡方掉得下。身上衣服穿著，必要新的，穿上了身，左顧右盼，嫌長嫌短。甚處不慰貼，一些不當心裡，便別買段匹，另要做過。鞋襪之類，多是好綾羅，一有微汗，便丟下另換。至於洗過的衣服，決不肯再著的。

彼時有赴京聽調的一個官人，姓黃，表字德琬。他的寓所，恰與郭家為鄰，見他行徑如此，心裡不然。後來往來得熟了，時常好言勸他道：「君家後生年紀，未知世間苦辣。錢財入手甚難，君家雖然富厚，不宜如此枉費。日復一日，須有盡時，日後後手不上了，悔之無及矣。」郭信聽罷，暗暗笑他道：「多是寒酸說話。錢財那有用得盡的時節？吾家田產不計其數，豈有後手不上之理？只是家裡沒有錢鈔，眼孔子小，故說出這等議論，全不曉得我們富家行徑的。」把好言語如風過耳，一毫不理，只依著自己性子行去不改。黃公見說不聽，曉得是縱慣了的，道：「看他後來怎生結果！」得了官，自別過出京去了，以後絕不相聞。

過了五年，有事乾又到京中來，問問舊鄰，已不見了郭家蹤跡。偌大一個京師，也沒處查訪了。一日，偶去拜訪一個親眷，叫做陳晨。主人未出來，先叩門館先生出來陪著。只見一個人葳蕤蕤蕤將出來，認一認，卻是郭信。戴著一頂破頭巾，穿著一身藍襖衣服，手臂顫抖抖的敘了一個禮，整椅而坐。黃公看他臉上饑寒之色，殆不可言，惻然問道：「足下何故在此？又如此形狀？」郭信歎口氣道：「誰曉得這樣事？錢財要沒有起來，不消用得完，便是這樣沒有了。」黃公道：「怎麼說？」郭信道：「自別尊顏之後，家父不幸棄世。有個繼娶的晚母，在喪中罄捲所有，轉回娘家。第二日去問，連這家多搬得走了，不知去向。看看家人，多四散逃去，剩得孑然一身，一無所有了。還虧得識得幾個字，胡亂在這主家教他小學生度日而已。」黃公道：「家財沒有了，許多田業須在，這是偷不去的。」郭信道：「平時不曾曉得田產之數，也不認得田產在那一塊所在。一經父喪，薄藉多不見了，不知還有一畝田在那裡。」黃公道：「當初我曾把好言相勸，還記得否？」郭信道：「當初接著東西使用，那管他來路是怎麼樣的？只道到底如此。見說道要惜費，正不知惜他做甚麼。豈知今日一毫也沒來處了！」黃公道：「今日這邊所得束之儀多少？」郭信道：「能有多少？每月千錢，不勾充身。圖得個朝夕餬口，不去尋柴米就好了。」黃公道：「當時一日之用，也就有一年館資了。富家兒女到此地位，可憐！可憐！」身邊恰帶有數百錢，盡數將來送與他，以少見故人之意。少頃，主人出來，黃公又與他說了郭信出身富貴光景，教好看待他。郭信不勝感謝，捧了幾百錢，就象獲了珍寶一般，緊緊收藏，只去守那冷板凳了。

看官，你道當初他富貴時節，幾百文只與他家貴人也不爽利。而今才曉得是值錢的，卻又遲了。只因幼年時不知稼穡艱難，以致如此。到此地位，曉得值錢了，也還是有受用的。所以說敗子回頭好作家也。小子且說一回敗子回頭的正話

無端浪子味持籌，偌大家緣一旦休。

不是丈人生巧計，夫妻怎得再同儔？

話說浙江溫州府有一個公子姓姚，父親是兵部尚書。丈人上官翁也是顯宦。家世富饒，積累巨萬。周匝百里之內，田圃池塘、山林川藪，盡是姚氏之業。公子父母俱亡，並無兄弟，獨主家政。妻上官氏，生來軟默，不管外事，公子凡事憑著自性而行。自恃富足有餘，豪奢成習。好往來這些淫朋狎友，把言語奉承他，哄誘他，說是自古豪傑英雄，必然不事生產，手段慷慨，不以財物為心，居食為志，方是俠烈之士。公子少年心性，道此等是好言語，切切於心。見別人家算計利息。較量出入孳孳作家的，便道齷齪小人，不足指數的。又懶看詩書，不習舉業，見了文墨之士，便頭紅面熱，手足無措，厭憎不耐煩，遠遠走開。只有一班捷給滑稽之人，利口便舌，齷齪諂笑，一日也少不得。又有一班猛勇驍悍之輩，揎拳舞袖，說強誇勝，自稱好漢，相見了便覺分外興高，說話處脾胃多燥，行事時舉步生風。是這兩種人才與他說得話著。有了這兩種人，便又去呼朋引類，你薦舉我，我薦舉你，市井無賴少年，多來倚草俯木，獻技呈能，揶揄捧屁。公子要人稱揚大量，不論好歹，一概收納。一出一入，何止百來個人扶從他？那百來個人多吃著公子，還要各人安家，分到按月衣糧。公子皆千歡萬喜，給派不吝，見他們拿得家去，心裡方覺爽利。

公子性好射獵，喜的是駿馬良弓。有門客說道何處有名馬一匹，價值千金，日走數百里，公子即使如數發銀，只要買得來，不爭價錢多少。及至買來，但只毛片好看，略略身材高聳些，便道值的了。有說貴了的，到反不快，必要爭說買便宜方喜。人曉得性子，看見買了物事，只是贊美上前了。遇說有良弓的，也是如此。門下的人又要利落，又要逢迎，買下好馬一二□匹，好弓三四□張。公子揀一匹最好的，時常乘坐，其餘的隨意聽騎。每與門下眾客相約，各騎馬持弓，分了路數，縱放轡頭，約在某處相會。先到者為賞，後到者有罰。賞的多出公子己財，罰不過罰酒而已。只有公子先到，眾皆罰酒，又將大觥上公子稱慶。有時分為幾隊，各去打圍。須臾合為一處，看擒獸多寡，以分賞罰。賞罰之法，一如走馬之例。無非只是借名取樂。似此一番，所費酒食賞勞之類，已自不少了。還有時聯鑣放馬，踏傷了人家田禾，驚失了人家六畜等事。公子是人心天理，又是慷慨好勝的人。門下客人又肯幫襯，道：「公子們出外，寧可使小百姓巴不得來，不可使他怨恨我每來！今若有傷損了他家，便是我每不是，後來他望見就怕了。必須加倍賠他，他每道有些便宜，方才贊歎公子，巴不得公子出來行走了。」公子大加點頭道：「說得極有見識。」因而估值損傷之數，吩咐寧可佔好看些，從重賠還，不要虧了他們。門客私下與百姓們說通了，得來平分，有一分，說了七八分。說去，公子隨即賠償，再不論量。這又是射獵中分外之費，時時有的。公子身邊最講得話象心稱意的，有兩個門客，一個是蕭管朋友賈清夫，一個是拳棒教師趙能武。一文一武，出入不離左右。雖然獻諛效勤、哄誘攬掇的人不計其數，大小事多要串通得這兩個，方才弄得成。這兩個一鼓一板，只要公子出脫得些，大家有味。

一日，公子出獵，草叢中驚起一個兔來。兔兒騰地飛跑，公子放馬趕去，連射兩箭，射不著。恰好後騎隨至，趙能武一箭射個正著，兔兒倒了，公子拍手大笑。因貪趕兔兒，跑來得遠了，肚中有些饑餓起來。四圍一看，山明水秀，光景甚好。可惜是個荒野去處，並無酒店飯店。賈清夫與一群少年隨後多到，大家多說道：「好一個所在！只該聚飲一回。」公子見識，興高得不耐煩，問問後頭跟隨的，身邊銀子也有，銅錢也有，只沒設法酒肴處。趙能武道：「眼面前就有東西，怎苦沒肴？」眾人道：「有甚麼東西？」趙能武道：「只方才射倒的兔兒，尋些火煨起，也勾公子下酒。」賈清夫道：「若要酒時，做一匹快馬不著，跑他五七里路，遇個村訪去處，好歹尋得些來，只不能勾多帶得，可以暢飲。」公子道：「此時便些少也好。」

正在商量處，只見路旁有一簇人，老少不等，手裡各拿著物件，走近前來迎睹道：「某等是村野小人，不曾識認財主貴人之面。今日難得公子貴步至此，謹備瓜果雞黍、村酒野簌數品，聊獻從者一飯。」公子聽說酒肴，喜動顏色，回顧一班隨從的道：「天下有這樣湊巧的事，知趣的人！」賈清夫等一齊拍手道：「此皆公子吉人天相，酒食之來，如有神助。」各下了馬，打點席地而坐。野者們道：「既然公子不嫌飲食粗糲，何不竟到舍下坐飲？椅桌俱便，乃在此草地之上吃酒，不象模樣。」眾人一齊道：「妙！妙！知趣得緊。」

野者們恭身在前引路，眾人扶從了公子，一擁到草屋中來。那屋中雖然窄狹，也倒潔淨。擺出椅桌來，揀一隻齊整些的古老椅子，公子坐了。其餘也有坐椅的，也有坐凳的，也有扯張稻牀來做杌子的，團團而坐。吃出興頭來，這家老小們供應不迭。賈清夫又打著獵鼓兒道：「多拿些酒出來，我們要吃得快活，公子是不虧人的。」這家子將醞下的杜茅柴，不住的燙來，吃得東倒西歪，撐腸拄腹。又道是饑者易為食，渴者易為飲。大凡人在饑渴之中，覺得東西好吃。況又在興趣頭上，就是肴饌粗些，雞肉肥些，酒味薄些，一總不論，只算做第一次嘉肴美酒了。公子不勝之喜。門客多幫襯道：「這樣湊趣的東道主人，不可不厚報他的。」公子道：「這個自然該的。」便教賈清夫估他約費了多少。清夫在行，多說了些。公子教一倍償他三倍。管事的和眾人克下了一倍自得，只與他兩倍。這家子道已有了對合利錢，怎不歡喜？

當下公子上馬回步，老的少的，多來馬前拜謝，兼送公子。公子一發快活道

「這家子這等慇懃！」趙能武道：「不但敬心，且有禮數。」公子再教後騎賞他。管事的策馬上前說道：「賞他多少？」公子叫打開銀包來看，只有幾兩零碎銀子，何止千百來塊？公子道：「多與他們罷！論甚麼多少？」用手只一抬，銀子塊塊落地，只剩得一個空包。那些老小們看見銀子落地，大家來搶，也顧不得尊卑長幼，扯扯拽拽，磕磕撞撞。溜撒的，拾了大塊子，又來拈撮；遲夯的，將拾到手，又被眼快的先取了去。老人家戰抖抖的拿得一塊，死也不放，還累了兩個地滾。公子看此光景，與眾客馬上拍手大笑道：「天下之樂，無如今日矣！」公子此番雖費了些賞賜，卻噪盡了脾胃，這家子賠了些辛苦，落得便宜多了。這個消息傳將開去，鄉裡人家，只歎惜無緣，不得遇著公子。

自此以後，公子出去，就有人先來探聽馬首所向，村落中無不整頓酒食，爭來迎候。真是個：東馳，西人已為備饌；南獵，北人就去戒廚。士有餘糧，馬多剩草。一呼百諾，顧盼生輝。此送彼迎，尊榮莫並。憑他出外連旬樂，不必先營隔宿裝。公子到一處，一處如此。這些人也竭力奉承，公子也加急報答。還自歉然道：「賞勞輕微，謝他們厚情不來。」眾門客又齊聲力贊道：「此輩乃小人，今到一處，即便供帳備具，奉承公子，勝於君王。若非重賞，何以示勸？」公子道：「說得有理。」每每賞了又賞，有增無減。原來這圈套多是一班門客串同了百姓們，又是賈、趙二人先定了去向，約會得停當。故所到之處，無不如意。及至得來賞賜，盡管分取，只是攬撥多些了。

親眷中有老成的人，叫做張三翁，見公子日逐如此費用，甚為心疼。他曾見過當初尚書公行事來的，偶然與公子會間，勸諷公子道：「宅上家業豐厚，先尚書也不純仗做官得來的宦橐，多半是算計做人家來的。老漢曾經眼見先尚書早起晏眠，算盤天平、文書簿籍，不離於手。別人少他分毫也要算將出來，變面變孔，費唇費舌。略有些小便宜，即便喜動顏色。如此掙來的家私，非同容易。今郎君□分慷慨撒漫，與先尚書苦掙之意，大不相同了。」公子面色通紅，未及回答。賈清夫、趙能武等一班兒朋友大嚷道：「這樣氣量淺陋之言，怎麼在公子面前講！公子是海內豪傑，豈把錢財放在眼孔上？況且人家天做，不在人為。豈不聞李太白有言『天生吾才終有用，黃金散盡還復來』？先尚書這些孜孜為利，正是差處。公子不學舊樣，盡改前非，是公子超群出眾。英雄不羈之處，豈田舍翁所可曉哉！」公子聽得這一番說話，方才覺得有些吐氣揚眉，心裡放下。張三翁見不是頭，曉得有這一班小人，料想好言不入，再不開口了。

公子被他們如此舞弄了數年，弄得囊中空虛，看看手裡不能接濟。所有倉房中莊舍內積下米糧，或時崇銀使用；或時即發米代銀，或時先在那裡移銀子用了，秋收還米。也就東扯西拽，不能如意。公子要噪脾時，有些繫肘不爽利。門客每見公子世業不曾動損，心裡道：「這裡面盡有大想頭。」與賈、趙二人商議定了，來見公子獻策道：「有一妙著，公子再不要愁沒銀子用了。」公子正苦銀子短少，一聞此言，欣然起問：「有何妙計？」賈、趙等指手畫腳道：「公子田連阡陌，地占半州，足跡不到所在不知多少。這許多田地，大略多是有勢之時，小民投獻，富家饋送，原不盡用價銀買的。就有些買的，也不過債利盤算，誰折將來。或是戶絕人窮，止剩得些畝田瘠地，只得收在戶內，所值原不多的。所以而今荒蕪的多，開墾的少。粗利沒有，錢糧要緊。這些東西留在後邊，貽累不淺的。公子看來，不過是些泥土；小民得了，自家用力耕種，方才是有用的。公子若把這些作賞賜之費，不是泥土盡當銀子用了？亦且自家省了錢糧之累。」公子道：

「我最苦的是時常來要我完甚麼錢糧，激聒得不耐煩。今把來推將去，當得銀子用，這是極便宜的事了。」

自此公子每要用銀子之處，只寫一紙賣契，把田來准去。那得田的心裡巴不得，反要妝個腔兒說不情願，不如受些現物好。門客每故意再三解勸，強他拿去。公子躊躇不安，惟恐他不受，直等他領了文契方掉得下。所有良田美產，有富戶欲得的，先來通知了賈、趙二人，借打獵為名，迂道到彼家邊，極意酒食款待，還有出妻獻子的；或又有接了娼妓養在家裡，假做了妻女來與公子調情的。公子便有些曉得，只是將錯就錯，自以為得意。吃得興闐將行，就請公子寫契作賞。公子寫字，不甚利便。門客內有善寫的，便來執筆。一個算價錢，一個查簿籍，寫完了只要公子押字。公子也不知田在那裡，好的歹的，貴的賤的，見說押字即便押了。又有時反有幾兩銀子找將出來與公子用，公子卻象落得的，分外喜歡。

如此多次，公子連押字也不耐煩了，對賈清夫道：「這些時不要我拿銀子出來，只寫張紙，頗覺便當。只是定要我執筆押字，我有些倦了。」趙能武道：「便是我們著槍棒且溜撒，只這一管筆，重得可厭相！」賈清夫道：「這個不打緊，我有一策，大家可以省力。」公子道：「何策？」賈清夫道：「把這些買契套語刊刻了板，空了年月，刷印百張，放在身邊。臨時只要填寫某處及多少數目，注了年月。連公子花押也另刻一個，只要印上去，豈不省力？」公子道：「妙，妙。卻有一件，賣契刻了印板，這些小見識的必然笑我，我那有氣力逐個與他辨？我做一首口號，也刻在後面，等別人看見的，曉得我心事開闊，不比他們猥瑣的。」賈清夫道：「口號怎麼樣的？」公子道：「我念來你們寫著：

千年田土八百翁，何須苦苦較雌雄？

古今富貴知誰在，唐宋山河總是室！

去時卻似來時易，無他還與有他同。

若人笑我亡先業，我笑他人在夢中。」

念罷，叫一個門客寫了，賈清夫道：「公子出口成章，如此何愁不富貴！些須田業，不足戀也。公子若到此佳作在上面了，去得一張，與公子揚名一張矣。」公子大喜，依言刻了。每日印了□來張，帶在賈、趙二人身邊。行到一處，遇要賞恩，即取出來，填注幾字，印了花押，即已成契了。公子笑道：「真正簡便，此後再不消捏筆了。快活，快活！」其中門客每自家要的，只須自家寫注，偷用花押，一發不難。如此過了幾時，公子只見逐日費得幾張紙，一毫不在心上。豈知皮裡走了肉，田產俱已蕩盡，公子還不知覺！但見供給不來，米糧不繼，印板文契丟開不用，要些使費，別無來處。問問家人何不賣些田來用度？方知田多沒有了。

門客看見公子艱難了些，又兼有靠著公子做成人家過得日子的，漸漸散不去。惟有賈、趙二人哄得家裡瓶滿罐滿，還想道瘦駱駝尚有千斤肉，戀著未去。勸他把大房子賣了，得中人錢，又替他買小房子住，得後手錢。搬去新居不象意，又與他算計改造、置買木石落他的。造得像樣，手中又缺了。公子自思賓客既少，要這許多馬也沒乾，托著二人把來出賣，比原價只好□分之一二。公子問：「為何差了許多？」二人道：「騎了這些時，走得路多了，價錢自減了。」公子也不計論，見著銀子，且便接來應用。起初還留著自己騎坐兩三匹好的，後來因為賞賜無處，隨從又少，把個出獵之興，疊起在三□三層高閣上了。一總要馬沒乾，且喂養費力，賈、趙二人也設法賣了去，價錢不多，又不盡到公子手裡，勾他幾時用？只得又商量賣那新居。枉自裝修許多，性急要賣，只賣得原價錢到手。新居既去，只得賃居而住。一向家中牢曹什物，沒處藏疊，半把價錢，爛攤送掉。

到得遷在賃的房子內時，連賈、趙二人也不來了，惟有妻子上官氏隨起隨倒。當初風花雪月之時，雖也曾勸諫幾次，如水投石，落得反目。後來曉得說著無用，只得憑他。上官氏也是富貴出身，只會吃到口茶飯，不曉得甚麼經求，也不曾做下一些私房，公子有時，他也有得用；公子沒時，他也沒了。兩個住在賃房中，且用著賣房的銀子度日。走出街上來，遇見舊時的門客，一個個

多新鮮衣服，僕從跟隨。初時撞見公子，還略略敘寒溫，已後漸漸掩面而過；再過幾時，對面也不來理著了。一日早晨，撞著了趙能武。能武道：「公子曾吃早飯未曾？」公子道：「正來買些點心吃。」趙能武道：「公子且未要吃點心，到家裡來坐坐，吃一件東西去。」公子隨了他到家裡。趙能武道：「昨夜打得一隻狗，煨得糜爛在這裡，與公子同享。」果然拿出熱騰騰的狗肉來，與公子一同狼饕虎咽，吃得盡興。公子回來，飽了一日，心裡道：「他還是個好人。」沒些生意，便去尋他。後來也常時躲過，不□分招攬了。賈清夫遇著公子，原自滿面堆下笑來。及至到他家裡坐著，只是泡些好清茶來請他評品些茶味，說些空頭話。再不然，翹著腳兒把管簫吹一曲，只當是他的敬意。再不去破費半文錢鈔多少弄些東西來點饌。公子忍餓不過，只得別去，此外再無人理他了。

公子的丈人上官翁是個達者，初見公子敗時，還來主張爭論。後來看他行逕，曉得不了不住，索性不來管他。意要等他乾淨了，吃盡窮苦滋味，方有回轉念頭的日子。所以富時也不來勸戒，窮時也不來資助，只象沒相干的一般。公子手裡罄盡，衣食不敷，家中別無可賣，一身之外，只有其妻。沒做思量處，癡算道：

「若賣了他去，省了一口食，又可得些銀兩用用。」只是怕丈人，開不得這口。卻是有了這個意思，未免露些光景出來。上官翁早已識破其情，想道：「省得他自家蠻做出串來，不免用個計較，哄他在圈套中了，慢作道理。」遂挽出前日勸他好話的那個張三翁來，托他做個說客。商量說話完了，竟來見公子。公子因是前日不聽其言，今荒涼光景了，羞慚滿面。張三翁道：「郎君才曉得老漢前言不是迂闊麼？」公子道：「惶愧，惶愧！」張三翁道：「近聞得郎君度日艱難，有將令正娘子改適之意，果否如何？」公子滿面通紅了道：「自幼夫妻之情，怎好輕出此言？只是絕無來路，兩口飯食不給，惟恐養他不活，不如等他別尋好處安身。我又省得多一口食，他又有著落了，免得跟著我一同忍餓。所以有這一點念頭，還不忍出口。」張三翁道：「果有此意，作成老漢做個媒人何如？」公子道：「老丈，有甚麼好人家在肚裡麼？」張三翁道：「便是有個人叫老漢打聽，故如此說。」公子道：「就有了人家，岳丈面前怎好啟齒？」張三翁道：「好教足下得知，令岳正為足下敗完了人家，令正後邊日子難過，盡有肯改嫁之意。只是在足下身邊起身，甚不雅相。令岳欲待接著家去，在他家裡擇配人家。那時老漢便做個媒人，等令正嫁了出去，寂寂裡將財禮送與足下，方為隱秀，不傷體面。足下心裡何如？」公子道：「如此委曲最妙，省得眼睜睜的我與他不好分別。只是既有了此意，岳丈那裡我不好再走去了。我在那裡問消息？」張三翁道：「只消在老漢家裡討回話。一過去了，就好成事體，我也就來回覆你的，不必掛念！」公子道：「如此做事，連房下面前，我不必說破，只等岳丈接他歸家便了。」張三翁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」兩下別去。

上官翁一逕打發人來接了女兒回家住了。過了兩日，張三翁走來見公子道「事已成了。」公子道：「是甚麼人家？」張三翁道：「人家豪富，也是姓姚。」公子道：「既是富家，聘禮必多了。」張三翁道：「他們道是中年再醮，不肯出多。是老漢極力稱贊賢能，方得聘金四□兩。你可省吃儉用些，再若輕易弄掉了，別無來處了。」公子見就有了銀子，大喜過望，□口稱謝。張三翁道：「雖然得了這幾兩銀子，一入豪門，終身不得相見了，為何如此快活？」公子道：「譬如兩個一齊餓死了，而今他既落了好處，我又得了銀子，有甚不快活處？」原來這銀子就是上官翁的，因恐他把女兒當真賣了，故裝成這個圈套，接了女兒家去，把這些銀子暗暗助他用度，試看他光景。

公子銀子接到手，手段闊慣了的，那裡勾他的用？況且一向處了不足之鄉，未免房錢柴米錢之類，掛欠些在身上，拿來一出摩訶薩，沒多幾時，手裡又空。左顧右盼，別無可賣，單單剩得一個身子。思量索性賣與人了，既得身錢，又可養一。卻是一向是個公子，那個來兜他？又兼目下已做了單身光棍，種火又長，柱門又短，誰來要這個廢物？公子不揣，各處央人尋頭路。上官翁知道了，又拿幾兩銀子，另挽出一個來，要了文契，叫莊客收他在莊上用。莊客就假做了家主，與他約道：「你本富貴出身，故此價錢多了。既已投靠，就要隨我使用，禁持苦楚，不得違慢！說過方收留你。」公子思量道：「我當初富盛時，家人幾□房，多是吃了著了閑蕩的，有甚苦楚處？」一力應承道：「這個不難，既已靠身，但憑使喚了。」公子初時看見遇飯吃飯，遇粥吃粥，不消自己經營，頗調得計。誰知隔得一日，莊客就限他功課起來：早晨要打柴，日裡要挑水，晚要舂谷簸米，勞筋苦骨，沒一刻得安閑。略略推故解惰，就拿著大棍子嚇他。公子受不得那苦，不勾□日，慙地逃去。莊客受了上官翁吩咐，不去追地，只看他怎生著落。

公子逃去兩日，東不著邊，西不著際，肚裡又餓不過。看見乞兒每討飯，討得來，到有得吃，只得也皮著臉去討些充饑。討了兩日，挨去乞兒隊裡做了一件了。自家想著當年的事，還有些氣傲心高，只得作一長歌，當做似《蓮花落》滿市唱著乞食。歌曰：

人道光陰疾似梭，我說光陰兩樣過。昔日繁華人羨我，一年一度易蹉跎。可憐今日我無錢，一時一刻如長年。我也曾經裘肥馬載高軒，指麾萬眾驅山前。一聲圓合魑魅驚，百姓歡迎如神明。今日黃金散盡誰復矜，朋友離群獵狗烹。晝無擅粥夜無眠，落得街頭唱哩蓮。一生兩截誰能堪，不怨爺娘不怨天。早知到此遭坎坷，悔教當日結妖魔。而今無計可耐何，慙慙勸人休似我！」

上官翁曉得公子在街上乞化了，教人密地吩咐了一班乞兒故意要凌辱他，不與他一路乞食。及至自家討得些須來，又來搶奪他的，沒得他吃飽。略略不順意，便嚇他道：「你無理，就扯你去告訴家主。」公子就慌得手腳無措，東躲西避，又沒個著身之處。真個是凍餒憂愁，無件不嘗得到了。上官翁道：「奈何得他也夠了。」乃先把一所大莊院與女兒住下了，在後門之旁收拾一間小房，被窩什物略略備些在裡邊。

又叫張三翁來尋著公子，對他道：「老漢做媒不久，怎知你就流落此中了！」公子道：「此中了，可憐眾人還不容我！」張三翁道：「你本大家，為何反被乞兒欺侮？我曉得你不是怕乞兒，只是怕見你家主。你主幸不遇著，若是遇著，送你到牢獄中追起身錢來，你再無出頭日子了。」公子道：「今走身無路，只得聽天命，早晚是死，不得見你了。前日你做媒，嫁了我妻子出去，今不知好過日子否。」說罷大哭。張三翁道：「我正有一句話要對你說，你妻子今為豪門主母，門庭貴盛，與你當初也差不多。今托我尋一個管後門的，我若薦了你去，你只管晨昏啟閉，再無別事。又不消自提，享著安樂茶飯，這可好麼？」公子拜道「若得如此，是重生父母了。」張三翁道：「只有一件，他原先是你妻子，今日是你主母，必然羞提舊事。你切不可妄言放肆，露了風聲，就安身不牢了。」公子道：「此一時，彼一時。他如今在天上，我得收拾門下，免死溝壑，便為萬幸了，還敢妄言甚麼？」張三翁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隨我來，我幫襯你成事便了。」

公子果然隨了張三翁去，站在門外，等候回音。張三翁去了好一會，來對他道：「好了，好了。事已成了，你隨我進來。」遂引公子到後門這間房裡來，但見牀帳皆新，器具粗備。蕭蕭一室，強如庵寺墳堂；寂寂數椽，不見露霜風雨。雖單身之入臥，審客膝之易安。公子一向草棲露宿受苦多了，見了這一間清淨房室，器服整潔，吃驚問道：「這是那個住的？」張三翁道：「此即看守後門之房，與你住的了。」公子喜之不勝，如入仙境。張三翁道：「你主母家富，故待僕役多齊整。他著你管後門，你只坐在這間房裡，吃自在飯勾了。憑他主人在前面出入，主母在裡頭行止，你一切不可窺探，他必定羞見你！又萬不可走出門一步，倘遇著你舊家主，你就住在此不穩了。」再三叮囑而去。公子吃過苦的，謹守其言。心中一來怕這飯碗弄脫了，二來怕露出蹤跡，撞著舊主人的是非出來，呆呆坐守門房，不敢出外。過了兩個月余，只是如此。

上官翁曉得他野性已收了，忽一日叫一個人拿一封銀子與他，說道：「主母生日，眾人多有賞，說你管門沒事，賞你一錢銀子買酒吃。」公子接了，想一想這日正是前邊妻子的生辰，思量在家富盛之時，多少門客來作賀，吃酒興頭，今卻在別人家了，不覺淒然淚下。藏著這包銀子，不捨得輕用。隔幾日，又有個人走出來道：「主母喚你後堂說話。」公子吃了一驚，道：「張三翁前日說他羞見我面，叫我不要露形，怎麼如今喚我說話起來？我怎生去相見得？」又不好推故，只得隨著來人一步步走進中堂。只見上官氏坐在裡面，儼然是主母尊嚴，公子不敢抬頭。上官氏道：「但見說管門的姓姚，不曉得就是你。你是富公子，怎在此與人守門？」說得公子羞慚滿面，做聲不得。上官氏道：「念你看門勤謹，賞你一封銀子買衣服穿去。」丫鬟遞出來，公子稱謝受了。上官氏吩咐，原叫領了門房中來。公子到了房中，拆開封筒一看，乃是五錢足紋，心中喜歡，把來與前次生日裡賞的一錢，并做一處

包好，藏在身邊。就有一班家人來與他慶松，哄他拿出些來買酒吃。公子不肯。眾人又說：「不好獨難為他一個，我們大家湊些，打個平火，」公子捏著銀子道：「錢財是難得的，我藏著後來有用處。這樣閑好漢再也不做了。」眾人強他不得，只得散了。一日黃昏時候，一個丫鬟走來說道，主母叫他進房中來，問舊時說話。公子不肯，道：「夜晚間不說話時節。我在此住得安穩，萬一有些風吹草動，不要我管門起來，趕出去，就是個死。我只是守著這斗室罷了。你與我回覆主母一聲，決不敢胡亂進來的。」

上官翁逐時叫人打聽，見了這些光景，曉得他已知苦辣了。遂又去挽那張三翁來看公子。公子見了，深謝他薦舉之德。張三翁道：「此間好過日子否？」公子道：「此間無憂衣食，我可以老死在室內了，皆老丈之恩也。若非老丈，吾此時不知性命在那裡！只有一件，吃了白飯，閑過日子，覺得可惜。吾今積攢幾錢銀子在身邊，不捨得用。老丈是好人，怎生教導我一個生利息的方法兒，或做些本等手業，也不枉了。」張三翁笑道：「你幾時也會得惜光陰惜財物起來了？」公子也笑道：「不是一時學得的，而今曉得也遲了。」張三翁道：「我此來，單為你有一親眷要來會你，故著我先來通知。」公子道：「我到此地位，親眷無一人理我了，那個還來要會我？」張三翁道：「有一個在此，你隨我來。」

張三翁引了他走入中堂，只見一個人在裡面，巍冠大袖，高視闊步，踱將出來。公子望去一看，見是前日的丈人上官翁。公子叫聲「阿也！」失色而走。張三翁趕上一把拉住道：「是你的令岳，為何見了就走？」公子道：「有甚面孔見他？」張三翁道：「自家丈人，有甚麼見不得？」公子道：「妻子多賣了，而今還是我的丈人？」張三翁道：「他見你有些務實了，原要把女兒招你。」公子道

「女兒已是此家的主母，還有女兒在那裡？」張三翁道：「當初是老漢做媒賣去，而今原是老漢做媒還你。」公子道：「怎麼還得？」張三翁道：「癡呆子！大人家的女兒，豈肯再嫁人？前日恐怕你當真胡行起來，令岳叫人接了家去，只說嫁了。今住的原是你令岳家的房子，又恐怕你凍餓死在外邊了，故著老漢設法了你家來，收拾在門房裡。今見你心性轉頭，所以替你說明，原等你夫妻完聚，這多是令岳造就你成器的好意思。」公子道：「怪道住在此多時，只見說主母，從不見甚麼主人出入。我守著老實，不敢窺探一些，豈知如此就裡？原來岳丈恁般費心！」張三翁道：「還不上前拜見他去！」一手扯著公子走將進來。上官翁也湊將上來，撞著道：「你而今記得苦楚，省悟前非了麼？」公子無言可答，大哭而拜。上官翁道：「你痛改前非，我把這所房子與你夫妻兩個住下，再撥一百畝田與你管運，做起人家來。若是飽暖之後，舊性復發，我即時逐你出去，連妻子也不許見面了。」公子哭道：「經了若干苦楚過來，今受了岳丈深恩，若再不曉得省改，真豬狗不值了！」上官翁領他進去與女兒相見，夫妻抱頭而哭。說了一會，出來謝了張三翁。張三翁臨去，公子道：「只有一件不乾淨的事，倘或舊主人尋來，怎麼好？」張三翁道：「那裡甚麼舊主人？多是你令岳捏弄出來的。你只要好做人家，再不必別慮！」公子方得放心，住在這房子裡做了家主。雖不及得富盛之時，卻是省吃儉用，勤心苦肌，衣食盡不缺了。記恨了日前之事，不容一個閒人上門。

那賈清夫、趙能武見說公子重新做起人家來了，合了一伴來拜望他。公子走出來道：「而今有飯，我要自吃，與列位往來不成了。」賈清夫把趣話說說，議論些簫管；趙能武又說某家的馬健，某人的弓硬，某處地方禽獸多。公子只是冷笑，臨了道：「兩兄看有似我前日這樣主顧，也來作成我做一伙同去賺他些兒。」兩人見說話不是頭，掃興而去。上官翁見這些人又來歪纏，把來告了一狀，搜根剔齒，查出前日許多隱漏白占的田產來，盡歸了公子。公子一發有了家業，夫妻竟得溫飽而終。可見前日心性，只是不曾吃得苦楚過。世間富貴子弟，還是等他曉得些稼穡艱難為妙。至於門下往來的人，尤不可不慎也。

貧富交情只自知，翟公何必署門楣？

今朝敗子回頭日，便是奸徒退運時。